

说，“在研判青草沙为上海重要水源地的時候，当然考虑这一段江水澄澈。但到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候，我们忧心于一旦长江水质一步步恶化，未来上海的取水点会是哪里？而十年长江大保护，用事实告诉我们，当年的忧心，已演变为如今的安心。数据显示，长江流域优良水质比例由2015年的67%提升到96.5%。”

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信息中心所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，长江干流，以及鄱阳湖、洞庭湖、太湖等长江流域湖泊“优三类”水的份额逐步增大。

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网站“长江水利网”数据则显示，2016年至今，长江流域开展小水电清理整改，消除减脱水河段9万多公里；做好重要饮用水源地安全达标建设评估工作，流域饮用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评估为“优”的比例由2020年的83.9%提高至99.4%。

正是在2016年7月，国务院批准崇明撤县建区。当年11月，经上海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专项规划——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正式公布。这份规划提出，构建现代化生态岛框架并为2040年建成世界级生态岛奠定基础。

自2005年《崇明三岛总体规划》确立生态岛定位后，一直努力推进建设。无论是崇明岛、长兴岛、横沙岛“三岛联动”，还是水环境治理及林地绿化工程，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与全域旅游，还有构建包含生态补偿机制、环境治理立法的保障体系等等。但真正让崇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更有机结合、有序发展之起点，恰恰在长江大保护的启动时刻——2016年。

张文博告诉记者，这说明在2016年，中央层面明确“共抓大保护，不搞大开发”战略方针的同时，上海也开展先行探索，确立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战略定位，明确抓大保护，与不搞大开发之间的联动关系。在人口达到千万级别的超大城市，将近1/5的国土空间划为“生态岛”，这在全球城市中绝无仅有。在改革开放之初，崇明曾走过一段发展工业之路。但后来，为了给

生态岛建设让步，一些曾经的纳税大户企业纷纷关停。但十年来，依水而生的崇明岛，不仅人居环境有了进一步提升，居民生活水平不因经济发展路径之变而下降，反而稳步提升。

2026年1月，在崇明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显示，2025年，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7119元，增长5.4%。张文博认为，其原因在于崇明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生态资本，通过生态农业、文旅、康养产业等产业发展，生态资本转化为生态财富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科学论断在崇明具象化。

十年来，收获良多。正如崇明区委书记李峻前不久曾公开表示：“以前说崇明生态好，看的往往是水土林气等指标。今后我们要将‘生态价值转化’作为头等大事来抓，为绿水青山‘定价’，推动生态资源可度量、可交易、可赋能。”

在张文博看来，从长江头到长江尾，如今已经开始注重“生态补偿、全民获益”。其中较好的例子是浙江省与安徽省共建新安江—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样板区。其自2024年开始，参照浙皖两省生产总值（GDP）增速，建立生态补偿资金逐年增长机制。其间，还将样板区补偿范围扩大至安徽省黄山市、宣城市全境，浙江省杭州市、嘉兴市全境。还有一例，是上海与江苏、浙江之间就太浦河进行的生态补偿。《新民晚报》的报道如此写道：“为了守护对岸上海的‘大水缸’，浙江嘉善的养殖户腾退了鱼塘，而上海青浦帮着联系资源、支持对方转型发展种植业。更关键的是，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框架下，一套隐形的‘补偿+协作’机制早已运转多年。两地不仅成立了‘联合河长工作站’，还联合江苏吴江，三地成立了生态环境综合执法队，让这条界河真正从‘各自管’变成了‘一起养’。”

有评论认为，长三角地区的种种生态补偿办法，用“钞票”为绿水青山的“颜值”买单，成为一套日渐成熟的“组合拳”。在张文博看来，这套“组合拳”未来还要向长江全流域推进，通过横向生态补偿、跨区域排